



清帝传奇丛书 • 努尔哈赤传奇

大风歌

刘凤云 著

郭成康 张研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帝传奇



刘凤云 著

郭成康 张 研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写在前面

6749/3
25

世界变化真快！一批清史研究者把目光瞄准了传奇。

“传奇”，奇，则传。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奇”，多为衍义成奇的故事、小说、神话、轶闻。这成了人们对“传奇”的一般认识。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具有小说般跌宕起伏的特点，则被冠之以“传奇人物”、“传奇事件”或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事件。

然而，这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事件，难道不以它历史的真实，成为、或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奇吗？于是有了人们对“传奇”的另一种、更为深层的认识。

清朝十二帝恰恰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奇人、奇事、奇闻……。荒诞迷濛中的历史真实，真实历史中的迷濛荒诞——二者的融合，就是摆在您面前的《清帝传奇》。

《清帝传奇》不仅仅是以“传奇”手法描述历史的尝试；不仅仅是以后一种“传奇”对前一种“传奇”的辨析，更重要的，是在信史的基础上，企图以“文”的激情、“哲”的思索，还历史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使本来即是“传奇”的历史传“奇”下去，使历史对人们，对广大民众永恒地启迪。

所以，《清帝传奇》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又是一部高品位的，期望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她绝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也不同于那些

古板教条、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她是把历史从书斋中解放出来，奉献给她的真正主人——广大民众的一次尝试。

既为“尝试”，思路则或不一，手法则或不同，风格则或各异，成败则或纷说。

但总的方向已定。总的原则一致。

我们愿意尝试下去。

他，如一阵风、一阵席卷天地的飓风，使巍巍白山为之怒吼，涛涛黑水为之咆哮，整个辽东大地为之颤动……

他，以北方民族的铁马神箭，写成了独领一代风骚的“大风歌”。

目 录

辽东游子	(1)
------------	-----

“鸟的传人”/与明的恩怨/走出家门/福与祸/
“乌鸦、黄狗救命”/何为姓金又姓佟?

骤起狂飙	(23)
------------	------

冤仇之“结”/复仇之路/称王与受封/决战与称
雄/婚媾与征伐/五虎臣/八旗与统一

凄风血雨	(64)
------------	------

弟与汗位/立储与弑子/废妃与疏子/兄弟阋墙
与阿敦替罪/富察氏之死

万壑怒号	(93)
------------	------

问鼎的尝试/扬威天下的鏖战/辽东的逐鹿/帝
业的诱惑/兽性的宣泄

萧瑟鸣柯..... (121)

晚年的“梦”/宁远遗恨/困惑与死/遗嘱之谜

辽东游子

秀丽的山川，孕育着永恒的生命；山川的秀丽，记载着生命的永恒。人类世代生活在纵横起伏的山川中，并在起伏纵横的山川中走完人生的路。当后人将“辽东游子”的名号，加在努尔哈赤的身上时，他业已成为几代帝王之鼻祖，然而他的帝王基业却有浪迹辽东时铺奠的基石。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图腾。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人虔诚地尊崇着鸟类。

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一个女真贵族的家庭。似乎他与生俱来就与鸟有着不解之缘。不知何时有了这样的传说：他的母亲曾梦见天眼大开，飞出一只雪羽金爪的神鹰，直扑己怀，遂身怀有孕。于是，努尔哈赤便有了天上小白鹰下凡投胎的“身世”，甚至在史书上也有其母怀胎13月的记载。

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使人们的认识也变得模糊，而历史的纷繁和光怪陆离又使人们不得不借助于“天命”和“神话”。

同许多女真贵族一样，努尔哈赤的家庭奉行着一夫多妻制的原则。父亲塔克世有三妻、五子、一女。幸运的是，他的母亲是塔克世的正妻，姓喜塔他氏，名额穆齐。她为塔克世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即是努尔哈赤，还有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此外，侧室李佳氏，生次子穆尔哈齐。继室纳拉氏，生五子巴雅喇。

无疑母亲是得宠的。而其获宠的原因却似乎与众不同。

额穆齐，是建州女真首领、人称阿古都督王杲的女儿。也有人说，她本是个砍柴的樵女，王杲游巡山中，见其相貌异人，遂收为义女。总之，额穆齐虽无天姿国色，却有着令人骇然的贵相。她的双眉之间有一淡红色的圆痣，大如鸽卵，按照《易经》所记的相学，这叫“眉担日月”，生子贵不可言。因而，身为都督的王杲曾为她大摆擂台，比武择婿，而在众多跃跃欲试的女真豪杰中，塔克世以骑术箭术刀术精湛连连夺魁，终于娶得这位象征大福大贵的女子。

白鹰借贵相的母体转世，使这位“鸟的传人”变得神秘莫测。然而，童年的努尔哈赤却不具备鸟的本能。他的名字，努尔哈赤，即“野猪皮”，不过说明他同所有的女真幼童一样，是个穿着兽皮长大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也像同族所有男孩子一样继承了女真人尚武的传统，酷爱骑马和射猎。他迷恋那巍峨高耸的呼兰哈达山，那缓缓穿行于山间、流经赫图阿拉山寨的苏子河，那层峦叠嶂、蜿蜒起伏、如卧龙盘旋欲飞的群山……。这山青水碧的高山低谷，正是努尔哈赤纵马驰骋的摇篮。

在苏子河畔，他曾有过以柳榆为弓、割荆蒿为矢的童年。他曾经与同伴比武较射，十几个天真顽皮却又十分认真的孩

子，模仿大人，各出箭两支，竖为一簇，然后站在 30 步以远，依次发射，这时努尔哈赤总是射中最多。无疑，他们是他们中间的强者。而他那高超的箭术，在他 30 岁时，曾令众人一睹风采。

那是在他去哈达迎亲的路上，遇到一个名叫钮翁锦的善射者，人称为栋鄂第一。努尔哈赤请他献技。面对一棵百步远的柳树，钮翁锦连发五箭，中的三箭，上下相错。而努尔哈赤连发五箭，不仅箭箭中的，且五矢环聚，远者不过五寸，众人赞为神箭。自然，其箭术得益于那骑射的童年。

也许“鸟的传人”与鸟有着天生的缘分。不知何时，努尔哈赤终于对鸟有了“兴趣”。他从父母的口中得知他是“神鹊的后裔”。

这是一个动人的神话，讲述了一个民族兴起的历程。

相传，在辽东地区，巍峨壮丽的长白山东北部有座布库里山，山下有一清澈透明的水池，名布尔瑚里。夏季的池水，蓝如天空，平若镜面，池边绿茸茸的野草和娇美吐艳的鲜花，不时吸引着翩翩起舞的蝴蝶和喳喳欢跃的鸟雀……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也许正是这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美诱惑了天上的神灵。

一天，三位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布尔瑚里。她们是三姐妹，大姐名恩库伦，二姐名正库伦，三妹名佛库伦。美的魅力使她们忘情，于是脱衣沐于池中。许久，三姐妹浴毕上岸。这时，一只神鹊飞来，盘旋在三姐妹的头上，轻盈可爱。三姐妹频频抬头观望。突然，神鹊将口中一颗红色的果子丢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红果光滑鲜艳，佛库伦爱不释手，放到地上恐其污秽，捧到手里无法穿衣，于是，她便含到了口

里。不料，红果刚刚放到口中，竟顺势滑到腹内。顿时，佛库伦感到腹部沉重，她无法飞回天上，只好与两位姐姐告别，暂时留在了人间。

不知过了多久，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十几个春秋过后，即长成一个相貌英俊、举止非凡的奇男子。佛库伦向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并郑重地嘱咐他说：“上天生你，以定乱国，你要前往治之。”说完，她给儿子一条船，指给他乘船前往的方向，然后凌空而去。

布库里雍顺谨遵母教，乘船由牡丹江上游顺流而下，驶过险流峡谷，来到牡丹江与松花江的汇流点——斡朵里（今黑龙江依兰）地方。

斡朵里是个百户人家的村寨，分为三姓，这些体态强悍的女真人，生性好斗，争相雄长，原始仇杀的遗风，使茅舍相殷的村寨笼罩在一片杀气中。于是，当布库里雍顺以“上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的豪言出现在三姓人的面前时，为之震慑的三姓人，遂交手为轿，抬着布库里雍顺至寨中，奉其为“贝勒”（首领）。

斡朵里在布库里雍顺的治理下，百姓晏安。

然而，数世之后，布库里雍顺的后人却因荒淫无道，激起了众怒。勇敢的三姓人以残暴反对残暴，他们几乎杀死了爱新觉罗家族中所有的人。当他们发现有一个叫范察的小孩子逃掉后，仍然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范察奔跑在荒野里，漫无边际的荒野无处藏身，眼看追兵迫近，危在旦夕。正在这时，一只神鹊落到范察的头上。于是，越来越近的追兵竟然将栖落神鹊的范察当成一株枯木，罢

兵而归。

神鹊的后裔，鸟的传人，在危难之中又得神鹊相助。

这个动人的神话，记载了努尔哈赤祖先在度过了远古的洪荒年代后，曾有过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大家庭时代。当私有制打破母系氏族的均衡，仇杀的火焰使父系氏族向部落联盟过渡时，他的祖先曾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酋长。

但对努尔哈赤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自己是鸟的传人的传说，而鸟的传人即是英雄的后裔。

神鹊育人的传说，荒诞而遥远，但斡朵里三姓为努尔哈赤祖辈世居的地方则是真实的存在。

在历史文献中，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是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如果从元朝末年，猛哥帖木儿袭任职斡朵里万户（官名）来看，爱新觉罗家族的确有过显赫的历史，有过任职部落酋长兼官府达官的荣耀。

然而，元末的社会动荡，深深地波及到这个家族。为了避免失去控制的故元势力和东海女真的袭掠，猛哥帖木儿率领族人开始了第一次大迁徙。他们离开祖居的故地，由北向南，溯牡丹江辗转流徙，移居到图门江下游的斡木河（今朝鲜会宁）一带。

命运似乎从来都是偏爱强者，并把成功的机遇拱手相送。

公元15世纪，当明朝的统治随着辽东都司和奴尔干都司的设立而深入到辽东的广阔地区后，朝廷开始了对诸种势力的招抚，于是，威望素著的猛哥帖木儿又受到明廷的眷注。明朝在任命率先归顺的胡里改万户的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后，于永乐三年（1405年）授职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都指挥

使。永乐十年（1412年），又增置建州左卫，封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这时猛哥帖木儿已率族众二次迁居凤州落户。

明朝的重用，使猛哥帖木儿感恩不已。北方民族的豪爽率直，使他知恩必报。于是，他成为明帝忠心耿耿的边臣。每每听调从征，屡屡克建功绩。终于，他以忠顺守职为自己赢得了都督僉事和右都督的桂冠，为家族赢来了兴隆和鼎盛。

不料，一个意外使这一切化为乌有。

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奉命协助辽东都指挥裴俊赴斡木河招抚女真豪右扬木答兀。扬木答兀本系辽东地区的开原千户，但他强掠开原千余人，擅自迁居斡木河叛明自立。猛哥帖木儿遂以效忠明廷膺此招抚重任。但是，扬木答兀非但拒绝受抚，反而纠集“七姓野人”（女真人）抗击明军。在一次偷袭中，猛哥帖木儿因事发突然，寡不敌众，与长子权豆皆死于白刃相接的肉搏中，以死报效了明廷。

父死子继，在中国大地推行了2 000余年的宗法制，不仅成就了一姓单传的家天下，连尚存部落遗风的女真人也躬行不悖。猛哥帖木儿死后，次子董山成了七姓野人的俘虏。于是，负伤脱难的猛哥帖木儿之弟凡察成了建州左卫首领的唯一承袭者。为了表彰和嘉奖猛哥帖木儿一门的忠烈，明廷升凡察为都督僉事。

不久，董山被赎回建州。但他的家族仍未摆脱扬木答兀的骚扰。于是，他们开始了第三次举族迁徙，于正统五年（1440年）来到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的呼兰哈达山（汉名烟筒山，今辽宁新宾县境内）下，与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结为毗邻。从此，经过数十年辗转飘零的爱新觉罗家族开始定居下

来，而这片群山环绕的苏子河谷，即是努尔哈赤的龙兴之地。

董山，即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当他随同叔父凡察到达苏子河流域的时候，已是20出头、体态魁伟的青年。他的勇武和干练，使所属部众率多倾附。而嫡子的身份和藏有建州左卫旧印，使他成为叔父凡察的竞争者。正统七年（1442年），袭职的纷争卒至剑拔弩张，明廷才不得不析建州左卫为二。命董山掌建州左卫，凡察掌建州右卫，官职由原来的都督佥事，升至都督同知。建州女真从此有了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的称呼，而建州三卫的女真人就是后来满族的主体。

董山颇有乃父的雄才，数年之后，他统领下的建州左卫势力复振。他自己也由都督同知升任右都督，继之又以左都督的名义入朝进贡，声威雄震女真各部，不减其父当年。

但是，董山与猛哥帖木儿不同，他对明朝由恭顺到倨固，进而公开抗拒。成化二年（1466年），出于对明朝官吏鱼肉边民的不满，董山纠集女真各部1500余众，月月兴兵，一年之间抢掠边境97次。

与明反目，祸及九族。次年，明朝调集数万大军，以董山勾结“诸夷”、悖逆不道的罪名，直捣屯寨，实行了“绝其种类”般的血腥屠杀。据担任这次大屠杀的明朝总兵赵辅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旬月之内，虏境以之萧条”。而后，又处死了在京受抚的董山。建州女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而暴力和屠杀，也使建州三卫与明结下了深深的仇怨。

董山之后，建州左卫的官职虽然仍由长子妥罗承袭，但

势力大衰的建州女真已非昔日可比。而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篇古又因是董山的三子，以远支失去了承袭建州卫首领的机会。

但是，这并非是一个无声无息、甘于平庸的家族。爱新觉罗氏在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之后，又逐渐振兴起来。

福满有六个儿子，环宁古塔而居，人称宁古塔贝勒（即六贝勒）。而爱新觉罗的后人则称其为“六祖”。“六祖”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即排行第四的觉昌安又以素多才智崭露头角。

这时，建州左卫各部之间支离破碎，互不相属。觉昌安与他五个勇如猛虎的儿子率领族人在仇杀中战胜了强族大部，一时统一了五岭以东、苏子河以西 200 里的区域，并被明廷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成为六祖中唯一得受明朝封职的人。但是，明廷昔日给予爱新觉罗家族的致命打击，使其后人很难恢复往日的雄威。觉昌安的业绩仅此而已。

万历初年，当经过长期混战和角逐的女真人，形成以建州左卫王杲，建州卫王兀堂，开原北关叶赫部逞加奴、仰加奴，开原南关哈达部王台几大势力并存抗衡的局面时，曾经辉煌一时的爱新觉罗家族却悄然无声。

然而，爱新觉罗子孙的身上毕竟流淌着英雄的血液，英雄绝不会为时代所埋没。数年之后，努尔哈赤崛起，以前所未有的业绩，写下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英雄谱，也了却了与明朝的“恩”与“怨”。

努尔哈赤并非生来就是英雄，命运亦并非总是一向对他眷顾。他那如火如荼的铁血生涯也曾有过忍受屈辱的时光。

努尔哈赤十岁那年，他的生母额穆齐突然去世，而由此带来的不幸，远远胜过丧母的悲哀。

开始是继母纳拉氏的白眼，继之是父亲的辱骂。努尔哈赤不再拥有家的温暖。

不知是出于偏狭自私，还是出于女人的妒忌。虽然额穆齐的死，使纳拉氏如释心中块垒，而三个尚未成人的孩子仍被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她嫌弃他们，鄙视他们，甚至无缘无故、无中生有地指责他们。而惑于妇言的塔克世非但不明视听，反而把母子之间的不睦，统统归咎于无辜的努尔哈赤兄弟。他责罚他们，警告他们，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

家，对努尔哈赤来说，已名存实亡。

失去母爱，已是不幸，随之而来的家道中衰，更加剧了这种不幸。

整日都是继母怨天尤人的唠叨和指桑骂槐的喊叫，同时还有言过其实的“哭穷”。于是，尚无自立能力的努尔哈赤又成为矛盾的焦点，他被看成家庭的包袱，生活的拖累。

努尔哈赤生来不苟言笑。父母的冷言，生活的冷酷，使沉默寡言的他变得淡然和冷漠。他默默地忍受着，没有辩白，没有抱怨，更没有反抗。但天性的倔强和自尊在他心中堆积起自强的意念。生活的变迁，使他过早地成熟。终于有一天，才十岁出头的努尔哈赤走出了家门。

赫图阿拉是一个座落在群山之中的小小山寨，发源于长白山西麓的苏子河流经寨下。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使这里成为女真人渔猎耕作的故乡，而广阔的山林，更是慷慨地赐给他们各种飞禽走兽、珍宝和人参……。

努尔哈赤走进了山林，他加入了采集山货的行列。

每年的春秋两季，是女真人挖参采山货的季节。他们把采集到的山货，送到开原和抚顺的“马市”上，换来米、布、耕牛、铧子以及锅、斧、针线等生产和生活用品。马市贸易给闭塞和贫穷的女真人带来新鲜的感觉和丰富的物品。从而，也使这些依赖山林为生的女真人更加热衷于采集。他们白天在莽莽的林海里采集松子、榛子、蘑菇、木耳，挖掘人参，晚上，便在被称作杈子的窝棚里野宿。杈子又低又矮又潮湿，仅能容下三四个人。3月和10月，辽东的夜晚已是寒气逼人，呼呼的北风不时透过草苫的窝棚，吹打在蜷缩着的人们身上，而白日的劳作竟使疲惫冲淡了寒冷，窝棚里仍然不时地发出鼾声，与远处野兽的嘶鸣组成山林里的二重奏。

努尔哈赤正是从这里开始领略人生的。风餐、露宿、暴雨、狂风，蚊虫扑面、烈日似火……。也许正是人间的艰辛，才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筑起刚毅和坚韧的信念。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十几岁的努尔哈赤又开始挖参。山里人习惯地称人参为“棒槌”。棒槌多长在陡峭的山崖上，因而挖参人不但有翻山越岭的劳苦，且有坠入山涧的危险。女真人通常结成挖参的群体。如果不是努尔哈赤生得身高体壮，如果不是生活练就了他那勇敢顽强并不失机敏的个性，恐怕没人会接受一个孩子入伙。

努尔哈赤挖参的经历，在民间留下了种种传说。

传说，当年努尔哈赤曾同七人结成挖参的弟兄，但尽管八兄弟每天不辞辛劳，却是枝参未见。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坐在窝棚里的八兄弟愁眉不展。突然，外面刮起一阵狂风，接着又是一声吼叫，八兄弟往外一看，见是一只斑斓猛虎，瞪着亮如灯盏的双眼蹲在窝棚外面。